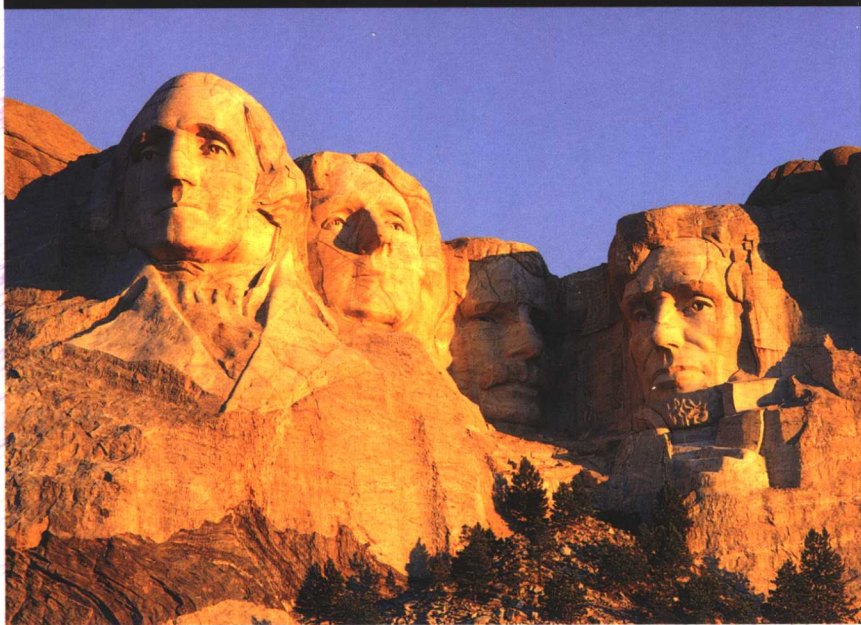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美〕 纳尔逊·波尔斯比 艾伦·威尔达夫斯基 著

管 梅 译

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构架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lson W. Polsby Aaron Wildavsk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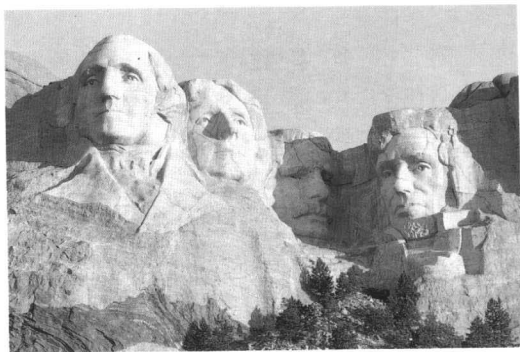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构架

〔美〕 纳尔逊·波尔斯比 艾伦·威尔达夫斯基 著
管 梅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24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构架/(美)波尔斯比,(美)威尔达夫斯基著；
管梅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6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301-12058-3

I. 总… II. ①波…②威…③管… III. 总统一选举制度—研究—美国
IV. D771. 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5235 号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s of American Politics, 11th ed.

By Nelson W. Polsby and Aaron Wildavsky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书 名：总统选举——美国政治的战略与构架

著作责任者：〔美〕纳尔逊·波尔斯比 艾伦·威尔达夫斯基 著 管 梅 译

责任编辑：张盈盈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2058-3/D·174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397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言

自艾伦·威尔达夫斯基于1993年9月4日辞世已有整整十二年了。尽管此间发生了很多事,学术也在不断进步,在前八次我们一起撰写此书的时候从没有给予很多注意的新事物被发掘了出来,但我希望他的生命力、想象力与对清晰而准确的政治学的追求仍然可以被本书的读者所见,正如我在写这一新版时见到的一样。

本版要特别感谢戴维·霍普金斯(David A. Hopkins)的精诚合作,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政治学者,他使本书的再版变得非常愉快。我们也得到了马克·欧莱赛克(Mark Oleszek)和贝伦丹·多尔蒂(Berendan Doherty)的协助。加州大学政府研究所的成员经常给予建设性的意见,是他们每天在鼓舞我们的士气,特别是贾斯廷·布赫勒尔(Justin Buchler)、马特·贾维斯(Matt Jarvis)、约翰·麦克纳尔蒂(John McNulty)、梅利莎·安德森(Melissa Anderson)、卡塞伊·多明格斯(Casey Dominguez)、基思·史密斯(Keth Smith)、约翰·埃尔伍德(John Ellwood)、吉恩·斯莫伦斯基(Gene Smolensky)、埃里克·席克勒尔(Eric Schickler)和泰里·比默斯(Terri Bimes)。我们也要感谢特里·迪安(Terry Dean)和罗恩·赫卡特(Ron Heckart)领导下的尽职的政府事务研究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们。还要感谢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在摩西大楼的盛情款待。

纳尔逊·波尔斯比
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导 论

在1960年感恩节期间,艾伦·威尔达夫斯基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萌发了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我们注意到在政治学学科中积累了大量关于美国选民的知识,这些知识将会影响到政党或候选人获取总统之位的方法。《总统选举》一书正是从这一想法上滋生出来,并于40年前发行了第一版。

因为总统选举发生在美国,所以吸引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注意,对此产生的领悟也很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公务人员是经过比美国总统选举更加显著或复杂的过程选拔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值得写一本书来阐明这一过程。自1964年本书初版以来,每隔四年我们都重新审视一番我们对于该过程的阐释,并将接下来各届选举的经历添加到历史纪录中去。

40年来,我们已经十分清楚总统选举如何运作,并且能够在总统选举发生变化的时候将其记录在案。发生的变化有很多。这里举一些例子:竞选活动的专业管理日趋重要,候选人及观察者对民意测验的使用越来越多,全国政党大会日渐衰落,初选的次数与重要性不断增长,司法筹款与支出的规范,电视和新闻媒体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各州政党及其领袖在提名过程中的重要性却有所下降,总统候选人所遵循的规则也有所不同,早先他们必须与各州政党领袖结成同盟,而如今他们却要在初选中动员各派选民。

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要跟得上总统提名过程的演变,并把通常实践中的创新整合成正在进行的故事,并以此来说明历史经历与竞争中持续的规则也影响到候选人、政党及有兴趣的观察者的行为方式。每一次新的选举都有它们各自引人注目的地方。2000年的选举当然也不例外。¹

首先,这是一场十分势均力敌的选举。虽然根据世界通行的标准,这场

选举中并无宪政危机,但政府中有些方面却导致政治体系中的某些人按照危机存在的情况展开行动。军队没有被动员起来。坦克也没有开上街。没有任何一个时候负责事务进程的官员无法依照有效的法律判断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选举的势均力敌表现在选举当晚,看起来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阿尔·戈尔,以普选票算稍稍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 布什,但是根据选举人团票来看,两人事实上打了个平手。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普选,而在那里投票与唱票的管理机制都非常复杂。

该州每个县都印有自己的选票,至少其中一个人口大县的选票使选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喜好。^①在许多地点投下的选票都不能被可以自动计数的机器识别,因此这些选票是否进行人工计数就成了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上诉到佛罗里达司法部门,然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裁定却被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所取代。这一现象非常具有党派色彩,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停止计算必须依靠人工的选票,因而把普选票赋予了乔治·W. 布什。布什赢得了佛罗里达州的选举人团票,因而在选举中胜出。^②

这非常不合规则,至少是很罕见的。选举机构通常被认为是几个州的事,而介入此事并凌驾于佛罗里达法院之上的司法机关却是在各种事务中提倡各州责任的司法运动的先锋。^③当然,这其中考虑到了佛罗里达州及时并公正地对有争议的选票进行人工统计的能力,但是根据这场竞争的规则,在它们还没有被最高法院的微弱多数改变以前,这件让人头痛的事被公平地分摊给了州级官员们。^④

从法律期刊及其他地方所刊载的评论数量可以看出,2000年选举的操作及布什对戈尔的官司所引起的司法问题在一定时间内将仍有反响。^⑤相关的政治问题就比较易于鉴别。它们属于以下几个方面:

(1) 选举人团的胜者事实上在普选中落败,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宪政规则已经十分稳定,所以严格说来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并无遭到异议。事实上他非但轻易地就了职,还自由地阐释人民授予他统治的权力,而丝毫不受他只是微弱胜出的影响。然而选举团制度的改革是作为2000年选举的中期后果被提到日程上来的,尽管从某一方面看来三年来的努力好像并非如此。

(2) 整个选举管理工作需要协调。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并不多。

我们知道各州在做不同的事情,计票和唱票使用的机器多种多样,每一样都有技术上的问题,对一致性的法定要求本身就不一致,不同地区选票的内容和格式也不一样。^⑥也许有系统故障导致民众中的有些群体不能享受在读票和计票中的平等权利。^⑦所以,作为2000年选举的结果,应当对选票设计和选举管理进行更多的研究。

(3) 有这样一种假设:总体说来总统选举中选票基本上都是照实统计的。佛罗里达州散乱的记录似乎表明这一假设并不正确,而且这并非佛罗里达特有的现象。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一位总统候选人,即布什州长,努力地阻挠对未在投票机器上登记的选票进行统计。由新闻机构对这一事实所作的中立研究表明他根本不用担心;即使统计了这些选票,他也仍然会胜出。^⑧这种公共职务候选人试图诉诸法院以剥夺选民投票权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4) 在接下来适当的地方我们将会谈到缺席投票的日趋重要以及缺席选举人票对投票站民意调查正确性的影响。有现行的规则约束旨在报道和评论这一现象的政治经费的筹集和使用。长期以来国会和法院都对此表示出兴趣。政治越来越受到法律的规范。这将越来越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政治行为和言论应当被给予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的假定发生冲突。

尽管各种事件带给总统选举很多变化,本书仍然坚持它最初的理论基础,自1964年以来,这对组织各次再版很有帮助。这一理论基础的实质可以被总结如下:如果我们把总统选举中的活动看做一个一定程度上可操作——这正是策略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一定程度上又由既定因素构成的世界中活动的行为者的策略选择的话,总统选举中的很多现象就易于理解了。对行为者策略选择的结构性影响主要是:(1) 规范提名和选举过程的规章制度以及(2) 规范选民参与行为的原则。因此我们提请大家注意根据演变中的政治结构——政党、初选、全国大会、竞选活动及其组织,以及正在形成的对于选民大众行为的研究——来观察政治家的抉择。

本版坚持了这一主题,通过理解动机和禁令、习惯、风俗、规则、时机如何组织了行为者的世界并构架了他们的选择来解读不同情形下行为者——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在职者、挑战者、新闻工作者、代表和选民——的策略选择。

一直以来,我们的目标都是帮助读者理解总统选举的相关事项,而非进行预测或指导选民如何投票。沿承了以往各版的精神,本版《总统选举》争取

- 对持有各种政治偏好的人都有所帮助。虽然艾伦和我有时并不同意政党政治,我希望本版继续支持他毕生的信念:政治启蒙是一个自治社会的必要属性。如果我们的读者从本书中学习到的知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政治,也许还能被鼓励以更高的自信和技巧参与其中,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释

- ① 棕榈滩县的选票设计很可能误导了相当一部分准备投票给戈尔的选民将票投给了改革党的候选人布坎南。参见 Henry E. Brady, Michael C. Herron, Walter R. Mebane Jr., Jasjeet Singh Sekhon, Kenneth W. Shotts, and Jonathan Wand, "Law and Data: The Butterfly Ballot Episod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 (March 2001): 59—69。
- ② 美国最高法院最早于 2000 年 11 月 24 日介入佛罗里达州选票重新统计的法律纠纷 (*Bush v. Palm Beach County Canvassing Board*, 531 U.S. 1004)。尽管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下令重新计票,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 12 月 9 日允许了布什要求暂缓重新计票的请求 (*Bush v. Gore*, 531 U.S., 1046),这同时也预告了联邦最高法院在 12 月 12 日以 5 比 4 通过的有利于布什的裁决 (*Bush v. Gore*, 531 U.S., 98)。阿尔·戈尔随后在第二天正式向全国宣布竞选失利。所有在判决中倾向于布什的法官都是由共和党的总统们任命的;另外四个法官中的两个也是共和党的总统任命的。
- ③ 比如,正是这五个支持有利于布什的裁决的法官,基于联邦制的理由,组成了反对在学校禁枪的联邦法案(1990 年)(*U.S. v. Lopez*, 514 U.S. 549)的中坚力量,也正是他们抵制了反对暴力伤害妇女法(1994 年)(*U.S. v. Morrison*, 529 U.S. 598)。他们辩称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各个州的权利。
- ④ 宪法第 2 条第 1 款明确地赋予各州自行决定他们的总统选举人如何产生的权利。尽管所有的州如今都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选举人(并且除了缅因和内布拉斯加州以外,所有的州都实行由赢得相对多数票的一方赢得所有的选举人票的制度),这一方法并不是宪法规定的;多数州在 1830 年之前由地方立法机构挑选选举团成员。尽管宪法规定了众议院的普选制度(以及参议院在 1913 年之后也是如此),但是联邦政府公职的选举的具体操作留给了各个州自行决定。参见 Paul S. Herrnson, "Improving Election Techn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Toward a Larger Federal Role in Elections?" *Stanford Law and Policy Review* 13 (2002): 147—159。
- ⑤ 比如参见 Howard Gillman, *The Votes That Counted: How the Court Decided the 2000*

Elec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1); Cass R. Sunstein and Richard A. Epstein, eds., *The Vote: Bush, Gore and the Supreme Court*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01); Ronald Dworkin, ed., *A Badly Flawed Election: Debating Bush v. Gore, the Supreme Cour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New Press, 2002)。

- ⑥ 参见 Henry E. Brady, Justin Buchler, Matt Jarvis, and John McNulty, *Counting All the Votes: The Performance of Voting Techn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Survey Research Center and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 2001), available at <http://ucdata.berkeley.edu/new_web/countingallthevotes.pdf>。
- ⑦ 比如,在佛罗里达州,那些使用有问题的打卡式选票的选区很可能比使用别的选票形式的选区拥有多得多的少数族裔。参见 Josh Barbanell and Ford Fessenden, “Racial Pattern in Demographics of Error-Prone Ballots,” *New York Times*, 29 November 2000, A25。另见 Michael Tomz and Robert P. Van Houweling, “How Does Voting Equipment Affect the Racial Gap in Voided Ballo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Jan 2003): 46—60。他们的数据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 ⑧ Ford Fessenden and John M Broder, “Study of Disputed Florida Ballots Finds Justices Did Not Cast the Deciding Vote,” *New York Times*, 12 November 2001, A1。

译丛总序

宁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

在的事实和经验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和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 19 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 世纪 50—60 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 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个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

同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实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的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

果。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未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引导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年4月12日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第一部分 战略环境

第一章 选民	(3)
为什么人们不投票	(3)
投票率：为何而投票——社会关联理论	(8)
在选民们的头脑里：政党	(10)
作为忠实选民集合的政党	(10)
选民眼中的意识形态、候选人及议题	(14)
政党身份的变化：社会习惯与暂时性评估	(19)
一个核心战略问题：选民的注意力	(21)
注释	(28)
第二章 群体	(38)
作为利益集团集合的总统投票	(38)
利益集团间的差别	(44)
“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集团	(49)
作为组织的政党	(54)
第三党	(60)
注释	(63)
第三章 规则和资源	(71)
规则：选举人团	(71)
关于资源的思考	(73)
资源：资金	(73)
资源：对信息的控制	(94)

总统选举

天时地利：总统职位	(104)
义不容辞：副总统职位	(107)
资源的转换	(113)
注释	(114)

第二部分 次 序

第四章 提名过程	(131)
初选之前	(133)
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第一批障碍	(136)
这些历史事件教给我们什么？	(146)
初选	(148)
地方政党大会/骨干会议	(166)
全国代表大会：家务事	(168)
候选人和他们的竞选班子	(171)
代表和骨干会议	(174)
作为广告活动的代表会议	(179)
副总统候选人提名	(182)
全国代表会议的未来	(187)
注释	(191)
第五章 竞选运动	(206)
他们做些什么？	(207)
竞选活动的职业化	(215)
竞选议题	(220)
获得好的新闻报道	(227)
广告	(242)
战略战术	(248)
负面竞选活动	(250)
自我表达	(254)
辩论	(256)
失误	(262)

注释	(277)
----------	-------

第三部分 议 题

第六章 评价	(293)
政策型政府的政治学理论	(296)
“参与式民主”方式的改革	(302)
某些特殊的改革	(306)
政党纲领和政党差异	(328)
注释	(334)
第七章 美国的政党和民主	(342)
选举和公共政策	(343)
支持型政党与调解型政党	(349)
注释	(355)

附 录

附录 A: 各群体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1952—2000)	(359)
附录 B: 在全国性选举中的参与(按人口特征分类, 1968—2000)	(366)
索引	(375)